

2018年3月

5日

星期一

《中山大学报》
学生增刊

第83期

刊头题字：陈永正

中大学子

书情怀家国 吟抱负河山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发青年学生爱国爱校热情,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合格中大人,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与发展,献礼中山大学九十三华诞,前日,校团委、校党委组织部、资讯管理学院党委、中文系党委在全校范围内联合主办开展“胸怀中国梦 心系中大情”中山大学2017年“家国情怀”主题作品征集大赛。

大赛得到各院系师生积极响应,经作品征集、初步筛选、组委会评

选等环节,共评选出诗歌组特等奖2名,一等奖4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50名;散文组特等奖2名,一等奖4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46名。作品紧扣“胸怀中国梦,心系中大情”主题,围绕“爱党爱国”与“爱校”,突出党的十九大精神、祖国发展与变化、感念母校、展现中山大学的蓬勃发展等内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彰显爱党、爱国、爱校精神。本期学子摘选部分获奖作品与读者品读分享。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系”
——我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2016级 耿希文

标题的这句话来自鲁迅先生,自我初一那年在先生的杂文中看到,已经过了七年。时间悠悠荡荡过去了,很多观念、想法浮沉不定,唯独这句话执拗地在我的心海上充当着一座未曾熄灭的灯塔。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先生这句话便是我的初心。甚至可以说是因为这句话,后来我读到的所有爱国言辞,才有了寄托。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与“爱国”这个词语相涉的一切,而鲍斯威尔有句名言对我的思考曾有过沉重的一击——“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在这里,他指的“爱国”显然不是真正的、无私的、对国家的爱,而是那种伪装出来的、借此谋取私利的“爱国”行为。

譬如前段时间,马里兰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一番“美国的空气太新鲜,太奢侈了”的言论招来了国内铺天盖地的指责。在这件事上,几乎人人都充当了一回“爱国者”,反应之迅猛激烈似乎“大快人心”,然而这就是爱国吗?或者说,这是我们的国家希望看到的“爱国”吗?

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种姿态,“爱国”的门槛不能如此低——拥有一副键盘或者移动终端就仿佛掌握了全宇宙的话语权。真正的爱国是有效的,是严肃的,是国内的我们和国外留学生能因为这件事,在心里种下“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我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的决心,并且付诸行动。

“爱国”作为一个贯穿我们生命的主题,值得被审慎地对待。这个最崇高的词汇必须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批评,是因为我们迫切地想要了解国家的过去,热切地企盼着国家的未来,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辞藻的魅力;我们警惕,是因为心痛同胞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动辄满口粗鄙言

论,甚至欲组织打抢等不理智的行为,而不是怀疑人们爱国的赤子诚心。

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会议上有一番铿锵有力的发言,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这股力量从会场内不断凝聚,上升,直到笼罩了整片神州大地,充盈每颗跳动的心脏。距离会场千里之外的我也不禁思考,现在的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需要我、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做什么?

我想起了华北事变后,由青年学生们最先喊出的那句惊天动地的口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旋即,这批知识分子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视延安为中国希望、革命圣地,不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战历史洪流之中。

有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冯友兰先生,不顾年长,参加横跨湘黔滇三省长达数千里的徒步旅行;有留守上海“孤岛”的郑振铎先生,不顾安危,披肝沥胆地保存着代表民族文化的历史文献;有随丈夫辗转迁徙的冰心先生,用温柔的心体察,用忧愁的笔叙述着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哀与愁……那时候的文人,从民族危亡的“大风雪”中走来,他们开创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科学之理念,成为了一座不灭的灯塔,于雾海岚山中,昭示着天下儒林士子的远航之路。

诚然,和平年代里,无须“梅花岭、桃花扇、崖山、指南录”之类抛头颅洒热血的自我牺牲,也无须再经历那六十八天血泪辛酸的“文人长征”,但“以天下事为己任”永远是知识分子的坚守,成为一名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重要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换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似乎力量甚微,但大风起于青

萍之末,无论是身边微末之物的变化,还是宏大的国家时政变化,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在快与变之中,那旋转的万花筒,有一个坚定稳固的内核,经历时间的淬炼,散发出不变的灼灼光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终身奋斗”。这是前辈们一以贯之的理想,警醒着我,要认清自己的位置,看到自己的价值、契合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需求。

终于,七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和鲁迅先生的话一起,在我心里发酵出了最纯的佳酿:我明确了我的初心和使命,两者结合就是我的梦想。

梦想是我对已然之事的承诺,而我必须对自己一诺千金。这份梦想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缥缈的情怀,也不仅仅是一种高昂的姿态,它是一种复杂的糅合——钢铁般的信念初心为经,前人、同辈、后来者的实践为纬,编织为一张愈来愈大的网,将每一个“我们”覆盖,最终成为中华大地的形状。编织梦想之网的梭子已经交到了我的手中,而我有信心把握得住。

我今年二十岁,正是王小波所说的“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站在成年的起点,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具备“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想,此处的“俱往矣”便是那些壮志未酬,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雨中离去的老一辈文化人,“风流”则是文脉里一以贯之的纯粹血性,真实的元气淋漓,而“还看今朝”的期许,在新时代,可视为对青年学子创造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和勉励了。

现在,我所站立的地方,是我们的中大,中大是中国的中大;我们怎么样,中大便怎么样;我们成为什么,中大便是什么;有我们的光亮,中大就能给中国添一份光亮。

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和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和我的理想,能够结合得最紧密的路了。前途是坦途抑或荆棘,我不确定,但任凭大雨惊雷,我知道自己将始终直道而行。

写给我的百草园

历史学系 2017级博士 李素云

为君望断江南路,天道凯风自粤来。曲径青鸟勤为探,无上佳期雁阵开。且奉轻歌袅袅曲,一片冰心旧日怀。我辈壮志须砥砺,雄关迈步自兹来。

在9月之前你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期盼暗恋你已有多年。终于在这个万物葱茏,生命奔腾的夏天,我结束了自己游子般望尽飞鸿栏杆拍遍的等候与苦恋。在经历了漫长的独上高楼深书,为伊无悔甘憔悴的蛰伏后,在志向南名榜首的宣言中,在无数搔首踟蹰、辗转反侧的午夜焦躁后,冲过“山穷水复疑无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迷茫重围,我终于迎来了“甲光向日金鳞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华丽转折。喜不自禁像个孩童开怀欢唱我们生命的正式订交,我爱你中大!我来了!你是我的百草园,是我的三味书屋,是我梦想升平的开始!你以你的光荣历史为我的生命刷出新的底色,你以你崇高悠久的家国担当塑造我更坚实的骨骼,在你的怀抱氤氲中,我愿磨砺自新,成长壮大,我愿做你的信徒,遵道并礼赞。

在你九十三华诞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百草园沸腾,而我却感觉到你的内质是这般沉稳安详如素日,像慈祥的母亲,默默注目并享受着孩子们的热闹欢腾,而没有停下手中的针线;又像恬淡的智者,

饱经风霜而于井喷似的节日祝福心领神会,报以平和的微笑;又像古老的钟表安静地迈着自已的步子,片刻无休,无声融合而又超脱于外界的空器。走在阳光下的草坪边,远处的大榕树像一朵从土地里拱出来的大蘑菇,又像一朵饱满绽放于地表的绿色花朵。动听的诗歌,欢快的音乐,无数欢声笑语的你的游子,他们从四面八方盛装集结,为共庆你的华诞而来,耀眼的阳光凑热闹似地,从树叶的缝隙中跳跃出来抖动在人们的肩上,点缀着这一场盛大的聚会。在这美好的节日氛围中,我缓缓漫步品味欣赏索着你——我的百草园。

从北方远涉而来,迈进校园的第一天,我便被南北草木强烈的反差冲击了认知,“南有乔木”名不虚,挺拔笔直的巨人——大王椰,如同肃穆的士兵,我常常猜想它是为着“守护”的使命才拔高强硬了自我,树高半空远眺近俯无阻,树表圆润坚硬,整个树体简朴庄严。我常常疑惑是人杰地灵神气毓秀的缘故,是中大人的家国精魂浸润到百草园所有风物的缘故,以至于品读百草园的风物时,常常从中看出中大前辈的影子。站在大王椰的脚下仰望,它仿佛是一本读不尽的哲学书,有担当者的坚定与引领,有大师的崇高与庄严。而那粗糙高大的、裂开肌肤盘旋而上的白干层,总让我产生沧桑湿裂与成全

坚毅之类的词语。第一次触摸它的表皮,原以为会坚硬刺手,不期而遇的柔软让我惊叹不已,树木早就懂得“柔软胜刚强”!相比大王椰的刚毅,树叶的细碎,花朵的点缀,旋转而上并最终登高望远的柔软白干层,以另一种剧烈的生命张力展现了沧桑坚韧与柔软丰富完美结合的生命气质。还有树冠丰富充盈的大榕树,像内涵丰富、平易近人的长者,而那极其发达绵延融通的根系,像极了学者藏不住才华,千万条丝丝缕缕的气根,在烟雨迷蒙的日子里,在和风吹拂的夕阳下,别有魅力。还有修长成簇的箭竹,还有优雅如静女的凤凰木,还有樟树、杉树、紫薇、扶桑……在这块人文宝地上,在大师辈出学养炽盛的百草园中,不知这些驻守百年的老木是否已经被中大浓郁的学术精魂浸润,我固执地认为,百草园的树必定是不同于别处的树。我常常想,不知这些百年为邻的老木们,在风起的夜晚,树叶哗哗为声,他们是在绵绵追忆百草园陈年“老黄历”,还是在诉说百草园峥嵘岁月潮流在今朝,或者是你一言我一语谈论一天所见:那个读书痴迷废寝忘食的女孩,那个逃课去打球被老师叫回的少年,那头没有按时休息的猫头鹰,那只生了一只仔仔的乌鸦,那位身材更加臃肿的猫夫人……

(下转第4版)

新时代的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医学院临床医学2016级 陈昊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级 赵逸凡

古朴的康乐园中央,一座红楼静矗。四围绿茵菁菁,一条小径通往门前。径旁,是一位先生的雕像。先生静坐屋前棕榈树下,似夕阳下乘凉,又似晨曦中凝望,亦或是,端详着未知的远方……

无论春过夏至,秋去冬来,经过园子的学生游人,总有许多在这里侧目、驻足、冥思。无他,只因这里正是陈寅恪先生的故居,是“中山大学学术精神圣地”。而众人所思最多的,莫过于先生所信仰的、并倾其一生践行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吧!

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为纪念静安先生所题写的碑文中首次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初衷是强调个人在治学上应当秉持这样的价值追求:以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跳出一切对人类精神的桎梏,理性拒绝来自现实社会与物质世界的各种纷扰。近百年来,这种价值追求已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尊崇,逐步趋于“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境界。

中山大学历来是有这股子基因的。93年前,孙中山先生在战乱夹缝中于岭南始创吾校,为的就是以独立、自由的精神,开辟一方学术净土,坚持学术研究的包容性、创造性,为国民革命、文化传承培养人才。一方水土能养一方人,亦能养一方文化,一方大学。岭南以群山与中原相隔,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这里兼容、开放、创新的文化沃土。鸦片战争后,岭南亦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走出了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先进人物。因此,中山大学可谓独得天时、地利,一时间风云际会,鲁迅、郭沫若、傅斯年、郁达夫、顾颉刚等人纷纷南下广州任教中大,在混沌的时代里集聚光芒,以思想对抗一切反动的、落后的权力制度。

康乐园陈寅恪铜像后,印刻有先生的名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抒”。他把生命最后的二十年岁月留在了广州。在中大,先生虽患眼疾,却也潜心还写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他笔下的柳如是,不羁洒脱而明于民族大义,远胜于一般官僚腐儒,其映照的也正是先生一生所持,在道德、学术上不为大环境所更,葆有独立、自由的灵魂。

从封建时代走来,历经新文化运动,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大批学者,往往受困于外界干扰,或躲入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或高举主义的大旗,奔波呐喊。前者,未免显得小家子气,其“独乐乐”味道浓厚;后者,往往陷入党派漩涡,反失了初心。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倡导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制度,固然是本着以文化之变谋中国之现代化的初心,却也不可避免地挫伤了本民族的自尊自信,遮蔽了传统文化的闪光点。陈寅恪先生对此曾一针见血地说道:“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百年前的人们面对的是贫穷、落后、挨打的旧中国,他们对舶来文化趋之若鹜,无疑是对旧中国的无限失望。以史为鉴,个人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需要我以生死相争啊!

今时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高校“双一流”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追求自然也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这其中,既包括着对学术上个人独立精神的秉持,更需要突出民族意义上的精神独

立、思想自由,细而言之,就是要突破近代以来唯西方中心论的思潮,把一切问题都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思考,不偏不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的,要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当代大学生的角度出发,就是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对民族的自信,不妄自菲薄、人云亦云。

近年来,中大捷报频传。从18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位居国内高校第二位,到在各大高校排名中稳居国内前十、办学经费破百亿,中大人正大踏步走在创建世界一流高校、跻身国内高校第一方阵的路上。百年中大,成就璀璨。然而新时代,“双一流”的要求又是紧迫的、明确的。除了在学术上勇攀高峰,在对人才品格、情怀的培养上,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担当意识上,都是我们必须务求追求并践行的。

一流高校与一流人才需要新时代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也不尽然是全新的产物。2017年11月初,一所特殊的大学,也是许多人眼中近代中国唯一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西南联大,迎来了她的80周年建校纪念日。固然,垂世学术成就奠定了联大无二的历史地位,但其背后大批知识分子南渡、北归,选择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而不仅仅拘泥于“纸屋”中一己思想的独立自由,才是联大所彰显的最不朽的功勋。时光荏苒,岁月荏苒,更迭的是历史的背景,从抗战救国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兴业,需人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一流大学的昭示是亘古不变的。

令我骄傲的是,中山大学从来都是一所满怀家国情怀、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大学。从中山先生亲自发令创校,中大人就注定了要继承伟人的革命精神。抗战时期,中大三易校址,在艰苦环境中维持办学,而中大的学生也前赴后继投入到抗日队伍中去。作为华南地区抗战的中流砥柱,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者曾生、杨康华等均毕业于中山大学。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虽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但地下党组织在中山大学蓬勃开展,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者曾生、杨康华等均毕业于中山大学。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虽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但地下党组织在中山大学蓬勃开展,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者曾生、杨康华等均毕业于中山大学。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虽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但地下党组织在中山大学蓬勃开展,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者曾生、杨康华等均毕业于中山大学。

岁月如歌,初心无悔。年初时,笔者参与采访了数位中大革命前辈,他们表示始终无悔当初的抉择。中大学子,以实际行动表明了知识分子不仅仅当为学问而学问,更应当关心民瘼,从追求一己之自由、独立,放大到为人民、为国家谋自由、谋独立。

新时代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需要对真理的尊重,需要对一切思想桎梏的鞭挞,更需要超越学术意义上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将个体的精神需求扩展为集体的精神需要。

忆往昔,中大学子为国家为民族争相奉献;看今朝,朗朗少年承前辈先贤再添荣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大必将以崭新的姿态,傲立于一流高校之林;中大人也必将以前时代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展现出我们独特的领袖气质和家国情怀!